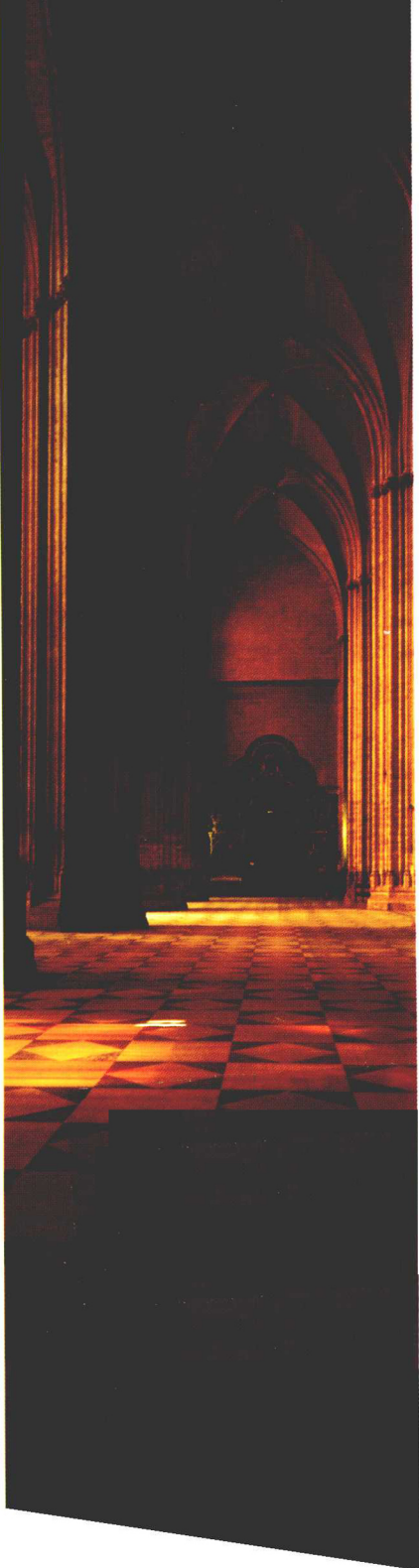


Jesus Video

耶稣录影带

〔德〕安德烈亚斯·埃什巴赫 著

张莉芬 常晖 译



Andreas Eschbach

Jesus Video

耶稣录影带

〔德〕安德烈亚斯·埃什巴赫 著

张莉芬 常暄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耶稣錄影带/[德]埃什巴赫著;张莉芬,常晖
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1.2
ISBN 978-7-5442-5045-0

I. ①耶… II. ①埃…②张…③常… III. ①长篇小
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4889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7-018

Jesus Video by Andreas Eschbach
Copyright © 1998 by Schneekluth, Droemersche Verlagsanstalt
Th. Knaur Nachf. GmbH & Co. KG, Munich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All rights reserved.

耶稣錄影带

[德]安德烈亚斯·埃什巴赫 著
张莉芬 常晖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熊娉婷
特邀编辑 金治军 任国芳
装帧设计 金山 韩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13.25
字 数 420千
版 次 2011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045-0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当查理斯·维尔夫德—史密斯得知自己即将成名的时候，便知道考恩集团的人必定会迅速赶来，然而他们来得如此之迅速却让他始料未及。

起初远处只是扬起一片尘土。在西南方向，离营地有一英里的距离。当然，这也许只是一辆去邻村的运货车，而不是那辆他正在等待的车子。

他又把脸转向身下的方寸之地。几个小时以来，他一直在用一支粗大的毛刷仔细地翻找着。这是个大热天，正值六月，早晨气温就升到了二十八摄氏度，或许更高。几个星期没下雨了，这对于挖掘工作来说固然是好事，但地表的土层却变成非常细小的尘土，即便是最微小的空气流动也能把它们卷得纷纷扬扬。几天以来，他们一直呼吸着这些沙尘，吃饭的时候也把它们一同给吞了下去，睡觉时也不得不与它们为伴。沙尘和汗液混在一起，薄薄的一层粘在身上，而在缺水的营地里，又根本不可能畅快地洗个澡。

他承认他在等他们。他的内心极不平静，为了排遣这种感觉，他心不在焉地继续着手里的工作。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扒开一片极有可能出土贵重物品的地面浮土，发现了一枚银币，一枚以色列战争时期的锡克尔^①，价值不菲。银币一面铸有三朵花，边缘刻着古希伯来语铭文。他用刷子将银币清理干净，拍了照，然后在挖掘记录上作了登记。如果平时能发现这样一

^①以色列的货币单位。

枚银币，绝对可以让他高兴好一阵。这银币可上溯至公元六十六年，是在罗马人非常短暂的占领时期内由犹太人起义军铸造的，一直到公元七十年，那时圣殿被毁，犹太人遭到驱逐。这枚银币是确定墓葬年代的一个重要证据。

可是现在，他的思绪却停留在别处，他还在想昨天的发现。东西是一名挖掘助手首先发现的，那个美国来的留学生。但他知道，自己是唯一懂得那东西价值的人。每当他想到这点，就激动得浑身颤抖。还从来没有哪位考古学家发现过这样一件伟大的文物，它对传统考古发现有着颠覆意义，它甚至可以改写历史！

远处扬起的尘土越来越近，在山路的分岔处拐弯后，向营地的方向袭来。查理斯·维尔夫德－史密斯将手中的毛刷放在打开的挖掘记录上，站了起来。毛刷上的沙子掉落在纸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附近的景象常常会让他产生幻觉。四周一片荒凉，群山寸草不生，只在巨石的背阴面长着些许绿色的苔藓，证明这里还有些生命的迹象。除此之外，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灰色的山峦，它们经过千万年的风蚀，已经比原初的时候低矮了许多。在这样的地方，人会失去距离感，仿佛置身于聚光镜下，仿佛是在用身体感触历史。这块土地是生发出三大文化的源头，每一寸土地、每一块石头都能让人们联想到那些血腥的场景，远处的山谷中似乎也还回荡着先知的声音。每当此时，一种祈祷的冲动便如同放射性射线一样穿透他的全身。

他小心地摘下工作时戴的宽边太阳帽。这顶帽子几乎成了他的一个标志，多年来一直陪伴着他。他又拿出一块用旧了的手帕，擦拭着额头和头顶。如今，他的头发不只花白，也有些稀疏了。

“西蒙！”他低声喊道。

从旁边的一个地洞中，一个男人探出头来。他五十多岁，圆圆的脸，深色鬃发，留着大胡子，双眼一片茫然——它们刚刚正在探寻两千年前发生的事情，一下子还无法回到现实之中。“什么事？”西蒙问道。

维尔夫德－史密斯指着远处不断靠近的尘雾。“来客人了。”现在已经看清了，那是辆深色加长型豪华轿车。这样的车显然不适合在眼前颠簸的

小路上行驶，开起来一摇一晃的，像在海面上行驶的巡逻艇。刺眼的阳光照在乌黑发亮的车身上，随着车身的晃动，反射出来的光像是在跳舞。

“来访？”西蒙吃力地站起身向来者的方向看过去，“会是谁呢？”

“高层来访。”

“政府来人了？”

“不，比那还要高。”维尔夫德-史密斯重新把太阳帽扣在头顶，把手帕塞进裤兜，“我们的赞助人来了。”

“啊，”和史密斯在一起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西蒙·巴列夫似乎明白了什么，“十四号区域，是吧？他想来看看。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你难道就不肯说说你和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

“弗克斯。”维尔夫德-史密斯非常耐心地回答道。西蒙那糟糕的记性是出了名的，他总是记不住活人的名字。“他叫施蒂芬·弗克斯。”

“哦，对对对。你和那个弗克斯一起发现了什么？”

“不，你暂时还是别知道的好。”

“可是坐在车里的那个家伙已经在我之前什么都知道了？”

“是的。但你要相信我，西蒙，你以后会理解我为什么这样做。”

西蒙嘴里嘟哝着什么，看起来像个固执的孩子。

维尔夫德-史密斯环顾了一下四周。最初是卫星照片把他的注意力带到这个在历史重大转折时代曾经孕育过文明的地方的。根据那些卫星照片，他们确定了十九个有待开挖的区域。他们使用拉网法，即把每个区域划分成五米见方的小格子，地表再架以铁条编成的网格，以便挖掘者对出土文物进行非常准确的定位。这是一个传统方法，在世界各地的考古挖掘中被广泛使用。之后，他们还要踩着这些铁网走到每个发掘地点，所以铁网又被称作“桥”。

十九个区域中，一开始只有五个极有可能出土重要文物的区域被挖开。这意味着，第六个区域的挖掘工作从昨天才开始。他让大伙儿暂停对十四号区域进行挖掘，转去清除三号区域的表土。十四号发掘现场早已扎起一座白色帐篷，日夜都有两名荷枪实弹、凶神恶煞般的保镖看守着。这些保镖属于驻扎在特拉维夫的一支武装组织，在他跟豪华轿车里的人打电话不

到一个半小时后就出现在了营地。

他听到了一些流言，而在挖掘队伍中随意走动的时候，也听到了一些背地里的窃窃私语。挖掘队伍中大多是年轻人，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经设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文物局介绍来这里参加发掘工作。他们每天早出晚归，整日忙于在挖掘坑中清理泥土，由于受到探险精神的驱使，他们根本不在乎收入的微薄。现在，这些年轻人正用眼角的余光打量他，互相询问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也许我们今天应该完全停工，”他自言自语道，“大伙儿该休息一下了。”

西蒙奇怪地看着他。“停工？还没到三点呢。”

“我知道。”

“为什么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可刚刚开挖一个新区域，而且……”

他感到了西蒙的语调中有些不耐烦。“西蒙，这些可都是年轻人，聪明，能量惊人，好奇心强得要爆炸出来。我不管你怎么做，但今天晚上不准任何人靠近十四号区域。好吗？”

西蒙盯着他看了很久，终于两人达成了理解。“好的。”西蒙说道。

他叹了口气，吃力地从挖掘坑中爬到“桥”上。挖掘助手们已经站在了三号区域，除了几个小姑娘，其他都是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他们看着那辆深色轿车开到营地的停车场后，又把目光投到了他身上。他以平静而轻松的步伐向停车场走去——那些目光正盯着他，他能感觉到，但他希望自己看起来平静而轻松，而非苍老。他已年过七旬，想起了已经八十七岁高龄的父亲的苦楚。在过了古稀之年后的十七年里，父亲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不断向家人抱怨着身体在“迅速衰退”。

深色轿车终于停了下来，黄色的车牌，是辆以色列牌照的车。以色列也有这样的车子？维尔夫德-史密斯心里惊叹着钱的能量。

显然，他们在开着空调的车内等着自己。当他来到车前的时候，司机从车里走了出来，是个男的，宽阔的肩膀，留着军人一样的短发，穿着军装一样的制服，肩带上特别显眼地别着一支枪。很明显他的本职是贴身保镖，司机只是他的副业，因为他打开车门的动作非常笨拙，甚至有些造作。

那个坐在豪华轿车里为了出土文物而来的人有钱有势，看起来也确实如此。一身无比合身的深蓝色西装，尽管这种装束和眼前的环境极不协调。但约翰·考恩，一个拥有一家跨国企业的大富豪，早已习惯在任何场合下受人瞩目，而不是去注意别人。也许在这种荒凉的场地，考古挖掘现场和酷热的天气也都已把这位富豪当成了主角。

他们互相礼貌地问候了一下。先前他们只见过两次，第一次是讨论挖掘计划的资助问题时，还有一次是在纽约的所罗门王时代出土文物展上。如果说他们两人可以互相容忍，那是夸大其词。最多可以认为，他们互相把对方当成一种“必要的厌恶”。

“您找到了些什么。”约翰·考恩一边说，一边扫视着四周。他的眼睛异常有神，仿佛可以尽览甚至看透一切。“您找到了些什么，不仅仅是考古知识辞典里的一个脚注，是吗？”

“可以这样认为。”查理斯·维尔夫德－史密斯点点头。

“海因里希·谢里曼发现了特洛伊，约翰·卡特发现了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陵寝，我们的维尔夫德－史密斯则……”那副权贵面孔第一次显露出些许常人的情绪，“我必须承认，我不能再等了，在一天的飞行旅途中我根本无心去想其他任何事情。”

查理斯·维尔夫德－史密斯做出一个邀请的手势，指向十四号区域的白色帐篷，那曾经是英国的军用物资。

“听了您的介绍我就知道，事实一定更加美妙！”

快吃晚饭的时候，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

吕迪娅·埃森哈特在电话响第二声的时候，从厨房里走出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拿起了听筒。这还是一个固定在客厅墙上的老式电话机，有着拨号盘和巨大沉重的听筒。电话号码和紧急事情常常不得不记录在衣架和鞋柜之间的墙上。这所房子的前主人住在这里住了四十年，埃森哈特一家搬来以后，决定保留这些遗迹。

“埃森哈特？”

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了银铃般的声音，说着极流利但明显带有美国口音的德语。“这里是约翰·考恩先生的办公室，我是苏珊·米勒。我可以找彼得·埃森哈特先生谈谈吗？”

“请稍等，我这就喊他来。您是从国外打来的吧？”

“是的，从纽约。”

“我马上去！”吕迪娅望着衣架旁镜中的自己，重重地点了点头。她丈夫接到过很多电话，但这样的还是头一回。

她放下听筒，匆匆登上楼梯喊道：“彼得？”

“嗯？！”从书房的门后传来丈夫的声音。

“你的电话！”她的声音略显激动，“纽约来的！”

有些字眼会带有魔力，“纽约”绝对属于这种词汇。纽约对于一个作家

来说就像好莱坞对于演员一样，是世界的中心，是艺术的奥林匹亚，备受瞩目、万人向往，当然也令人生畏、饱受非议，但也只有这种地方才能使一个人的事业达到顶峰。

纽约！这意味着双日出版社，又或者是兰登书屋、西蒙和舒斯特，也可能是阿尔弗雷德·诺普夫、时代华纳^①……无论如何这都意味着他的著作的翻译许可权会被出售到美国，这可是他期盼已久的美事。

现在还别得意忘形。彼得又看了一眼贴在写字台后面墙上的硬纸板，足有三米多高，上面有粗细各异的箭头、奇形怪状的符号、杂乱无章的旁注，有的地方还附上了纸条和一些报纸上搜来的照片。这就是他正在写的新小说的草案。这是件艺术品，他常常这样认为。可是现在，他心里只有一个目标：纽约。

“我来了！”

他来到电话前的时候，激动得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不知道是福还是祸。吕迪娅也好奇地站在厨房门口听着动静，这时厨房里正飘出醋、香菜和拌黄瓜的味道。

“彼得·埃森哈特。”他一边自报姓名，一边从镜子里打量着自己。他原本修长的体形已经起了变化——因为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坐在桌前写作，头发也已经显出一些岁月的痕迹。不知出现在美国畅销书的封面上会是什么样子呢？

“您好，彼得·埃森哈特先生，”他真切地听到了一个美国女人的声音，德语异乎寻常流利，“我叫苏珊·米勒，是约翰·考恩先生的秘书。您知道他吗？”

考恩？约翰·考恩？他有些诧异。“老实说，我不知道。我应当知道他吗？”

“考恩先生是考恩集团董事会的主席。考恩集团是一家控股公司，旗下有国际新闻和娱乐电视公司……”

“CNN的竞争者？”他惊讶得舌头差点打了个结。

^①以上均为美国著名出版社。

“嗯，是的，我们正努力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传媒公司。”

简直是在做梦！埃森哈特心里如此想着，嘴上却说了声“很好”。

“此外，”那个声音继续说道，“出版您小说的出版社也归属考恩集团。”

“哦？”埃森哈特从来不知道这个，不禁流露出惊讶的神色。

“考恩先生让我转告您，他为能出版您的作品感到自豪。此外，他想知道，我们是否可以聘请您工作几天。”

“聘请我？”彼得·埃森哈特反问道，“您的意思是让我进行作品宣讲？”这简直如同出售翻译许可权一样美妙！对此他有着无比巨大的兴趣：可以在美国待上几天，成为亿万富翁的座上客，成为纽约各类文学俱乐部组织的晚会上的焦点人物，到时，那些上流社会的有钱人会为自己能够听得懂一两句德语而沾沾自喜……

“还不是一次作品宣讲的旅行，”对方小心地纠正着他的话，“考恩先生想聘用的是您在科幻小说方面的理解力，您作为作家的想象力。”

“我的想象力？他要这个干什么？”

“很抱歉，我也不知道，我只被授权向您提供每天两千美元的薪酬，当然一切相关费用也都由我们承担。”

彼得·埃森哈特瞪大眼睛看着妻子，妻子也瞪大了眼睛看着他。“每天两千美元？那么考恩先生想聘用我多少天？”

“至少一个星期，但也极有可能会更长。另外，您必须明天就起程。”

“明天就要动身？”

“是的，这是条款中的约定。”

吕迪娅这时才回过神来，她立即向丈夫伸出了双手的拇指。他们正急需钱。有一笔早就该交付的稿酬迟迟没到，另外，埃森哈特常常投稿的杂志刚刚又拒绝了他的一篇稿子，偏偏他还为此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那么您知道我需要为这每天两千美元的薪酬做些什么吗？”埃森哈特再一次疑惑地问对方。

“不，很抱歉，我不知道。但我即将传真给您的这份合同是顾问合同。我猜考恩先生需要就某个问题向您请教。”

埃森哈特深吸了一口气，与妻子交换了下目光，看到她向自己鼓励地

点了点头。好吧，为什么不呢？他从中感到了冒险的乐趣。又是一次出去走走、短暂离开妻子儿女的机会，为什么不呢？“好的！”他对着话筒说道。

“好。”对方的声音听起来如释重负，埃森哈特却又心情郁闷起来，也许这个苏珊已经按照一个名单给很多作者打过电话，而所有人不是没时间就是没兴趣。也许他们的稿酬都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吧。

“我会给您在法兰克福机场留下一张机票，”对方继续说道，“您只需随身携带护照。但您必须明天早晨八点半赶到那里，直接到以色列航空公司的窗口。请您务必准时到达！”

“以色列航空公司？”

“飞机十点起飞，因为安检的原因，如果您八点半还没有到机场，就赶不及了。”

埃森哈特很惊讶地问道：“您刚才说以色列航空公司？”

“哦，对了，”她的声音一下子显得非常尴尬，“非常抱歉，忘记告诉您考恩先生目前正在以色列。他希望您到那里去。”

3

看起来挺像那么回事儿，大伙儿甚至觉得那些人并不是来访而是来进驻的。牵引车正在把五辆银光闪闪的房车中的第三辆拖向十四号区域的旁边。着装整齐划一的工作人员不断增多，他们围成一圈，站在那些停着房车的空地外围，形成了一道人墙。此外，他们安装了一台小型发电机，那是个有棱有角的深色箱子，一直发出呜呜的声响。电线被拉到房车以及搭建在十四号区域上方的大型帐篷里。

“他们中很多人都带着枪。”尤蒂特边说边眯着眼睛看。

“嗯。”施蒂芬·弗克斯哼了一声。供他们在休息时食用的夹心面包越来越难吃，是该去和管伙食的那两个家伙谈谈了。或者想办法自己弄点吃的，也许挖掘场地旁的小村子里就有商店或超市。

“他们在干什么，弄出这么大动静？那些是房车，是吧？”

施蒂芬·弗克斯点了点头。“显然，摆出这么大排场的人才不愿意在简易帐篷里过夜呢。”

“我在想，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在这里过夜？”

“我也是！”施蒂芬·弗克斯拿起自己的水壶，就着温水咀嚼着淡而无味的面包。这事真可疑。“今天晚上，不会只是什么家族的宗教庆祝仪式吧？”

“啊？”尤蒂特的目光仍然没有离开那里，轻轻摇了摇头。

“我不必戴小帽子或脱掉鞋子吧？”

“你又不是犹太人，戴什么帽子！”

“那么祈祷呢？”

“行了，行了。我们去特拉维夫逛逛，然后去吃饭。耶荷舒认识那家店的老板，我们一定能得到最好的位子，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个穿西装的家伙是谁？”

“他叫约翰·考恩。”

“什么？”她瞪大了眼睛看着他。这种感觉并不坏。施蒂芬·弗克斯很享受她那迷人的黑眼睛看他时的感觉。尤蒂特·麦内茨的哥哥就是耶荷舒·麦内茨，他是耶路撒冷洛克菲勒博物馆的一名考古工作人员。施蒂芬·弗克斯和他在网上相识，然后通过他得到了一个在这里做志愿者的机会。尤蒂特是个瘦高个儿女孩，身材凹凸有致，一头黑色的鬈发，高高的略弯的鼻子，个性尤其鲜明，这些都深深吸引着他。如果哪天能和她温存，那真是太美妙了，施蒂芬·弗克斯盘算着。可能直到现在她还没有察觉到他不断对她表示出的好感和兴趣，当然也有可能早就有所感觉，只是非常巧妙地佯装不知罢了。

“约翰·考恩，”施蒂芬重复着这个名字，“考恩集团董事会的主席，最重要的是国际新闻和娱乐电视公司也在他的旗下，他一直谋求超过 CNN，做电视新闻界的老大。”

“看来很富有啊。”尤蒂特似乎对此很感兴趣。

“考恩在他二十二岁那年就挣到了人生的第一个一百万。有人把他称作‘约翰可汗’，因为他做生意的那种……嗯……毫无顾忌的手法。他今年四十二岁，是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说到这里，施蒂芬想着是否应该适当透露一下自己在快过十九岁生日时，就已经挣到第一个一百万了。算了，这样听起来像是在吹牛。虽然他很想尤蒂特面前显摆一下，但越是想吹牛的时候，就越不能让人觉得你是在吹牛。于是他接着说：“就是他赞助了这里整个的挖掘计划。”

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真的？你是从哪里知道的？”

“我知道应该看什么样的报纸。”

“你知道应该看什么样的报纸，哦，那当然了。”

施蒂芬·科内利斯·弗克斯，二十二岁，生于美国东北部的缅因州。他身材瘦小，貌不惊人，但腰板总挺得笔直，时时显露出一种非常自信的神情，以此来弥补外在的不足。此外，他还戴着一副细边眼镜，看起来有几分知识分子气质。参加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是他的业余爱好。他曾经在冰岛研究过鸟类，在巴西观察过蚂蚁，在非洲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做过不同的水利灌溉系统效果的对比研究，还在蒙大拿挖掘过恐龙骨。他年纪轻轻就成为久负盛名的纽约探险家协会的付费会员。该协会每年向很多考古挖掘工作以及原始森林探险活动提供大量人力物力的支持，只有缴纳不菲的会费才能成为它的正式会员。

他还从来没有做什么想做而不敢做的事，只是有时会觉得有些事还不是他这个年龄应该做的。当然，他也很早就明白了钱在这个世界上意味着可以让一个人过想过的生活。谁有钱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相反就只能去看别人的眼色行事。所以说，做人最好做个有钱人。

他很早就开始玩电脑了，当然不是像大多数同龄人那样打电脑游戏。他发现，在网上可以轻而易举地赚到大把大把的钱。当然，也只有这样，他才能过上想过的生活——一种有趣的生活。

在十六岁那年，他曾经成功地使当地一家出售汽车配件的公司相信，他能够设计出一款更好的销售管理软件，比他们目前有的好许多。于是他帮这家公司做了新的软件，并在一年后收到了一张支票，上面的数目让他的父亲——一个惯于开出天价账单的律师——都吃惊不小。

在为这家大公司设计软件的时候，施蒂芬做的只是非常精确地描述软件应该具有的功能，而剩下的工作则是由在印度的计算机系的大学生们完成的。他通过网络雇用了一批素不相识的人帮他编程。那时，这即使对于行家来说也绝非易事。对方编写出相应的子程序后通过网络将之传输过来，施蒂芬要做的就是每个部分拼接起来，并在电脑上反复进行测试，之后就可以安装到那家汽车配件公司的电脑系统上去了。

软件非常好用。这首先要归功于印度程序员编写出的高质量程序，可以说完美无瑕，当时美国的程序员还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整件事中，最复杂的要数把得到的钱通过网络分别汇给印度的那些素未谋面的合作者。

施蒂芬后来又把这个软件卖给了另外五家公司，又分别给他们汇了五次钱。这几笔买卖，不仅让他自己，也让那些印度大学生都成了富翁。他们中的很多人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软件公司，承揽世界各地的软件设计业务。今天，西方的大企业委托印度公司设计软件已经是非常平常的事情了。

施蒂芬并没有感到什么压力，他并不想在赚到第一个一百万后马上就向亿万资产进军。像考恩那样的生活，他可以试着想象一下，但完全无法接受。他像其他年轻人一样高中毕业，然后在一所并不十分著名却非常舒适的大学里学习国民经济学。平时，他喜欢开一辆大红保时捷跑车到处跑，和学校里最美的女孩调情。看起来，他现在可以躺在自己的钱上睡大觉了，用自己的资产投资所获的收益也完全能维持这样的生活，似乎他这一辈子都不必再为生计而努力工作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初编写软件的那一年半的辛苦生活还是值得的。

每年他至少远行一次。普通的旅游根本不对他的口味，那种跑到一个景区玩玩，或者去参观什么名胜古迹的行为，他想想就觉得无聊。那些喜欢这样做的人常常向别人吹嘘自己知道斯里兰卡哪里有不少的餐馆，或者曾经如何骑马绕着埃及的金字塔参观了一回。可是你深究一些细节问题后就会发现，他们充其量也就是熟悉家门口的小酒馆而已，根本说不出那些名胜古迹为何可以吸引大批国内外游人纷至沓来。不，决不这样。施蒂芬对外面的世界很感兴趣，但他一定会去一个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的地方，而没有什么比考古挖掘、野外观察动物或是在热带雨林中研究植物种群更能吸引他的了。当他知道了探险家协会，并且知道自己作为外行人也有机会加入其中时，立刻就明白了，那正是他想要的。

当然，这一切都与恶劣的生存条件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密不可分。有时有成千上万条蠕虫在爬，有时需要搬运成筐的泥土、碎渣和石头，还常常被蚊子咬得全身是包，更糟糕的是每天还必须在潮湿发臭的帐篷里入睡。但这一切都是探险的一部分。他并不想和那些指挥着大批助手、从事着前沿科学研究并且著书立说的科学家调换生活方式，因为那样就意味着他最终要去学习一门自然科学，然后一辈子做着同一种工作。那听起来既无趣，又无聊。

“你觉得他们是在拍电影吗？关于考古挖掘的？”尤蒂特问道。指挥三号区域挖掘工作的拉斐朝他们招手，早餐后的休息时间已经结束了。

“我不知道，”施蒂芬说，“也根本不相信。我无法想象董事会主席远道而来就是为了拍一部片子。”

“那就一定和出土文物有关了，就是那个你一直不肯透露的东西。”

“很有可能。”

“你觉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觉得嘛，”施蒂芬推了推眼镜，用手指擦了擦眉毛上的汗珠，“发生了一起谋杀案。”